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一

王太史傳 明王維楨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道立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為翰林吉士是歲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楨在其中

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書李公文尚温寉爾雅詩婉切乃懋中文即温寉爾雅詩婉切遒與劵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再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譽之由此名顯楨竟試與懋中同案懋中見楨作至閣次則恒獨居後為嘆之已規曰子第易子手即可前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懋中授編修楨亦為檢討懋中既為編修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為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

也乃吾今守其事矣臨而罔識闕而弗修如職何於是
卜避遠居盡括古墳籍刺取之今事大者皆牒記客時
過其門每見其下楗也蓋自其為士時日坐一小樓連
數旬不下即宗黨造者莫得覩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
性也後十二歲為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
亟稱歐陽永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
以為質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敬之予亦出作
觀太史太史靦然曰子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史

為人靜定沉篤薄世俗靡靡之好既乃贖故邸復棖門著述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巳瘵其面霜白兩頰銷縮骨稜稜出又說之歸太史於是遂疏歸太史號竟衢埧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林於海之側群樵人倘佯足終吾年吾誓與雲霄冠佩絶矣疏上未報而太史卒即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九巖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太史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輙食必

函致九巖公為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淚封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默艱合然心依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悛悛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顧死天道誠遠哉太史美髭髯垂幾及臍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為奇將穹致顯融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誣耶龍湖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為嘅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

若干人既會哭其邸櫬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為作傳太史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川太史之妹先三年卒

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卧内見案側有劄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記何為以白吾親令寛之勿繫戚病子也會又孝烈皇后甍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即一日不死猶為朝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

由二事觀之孔子所謂聞道者非耶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泯泯也誠何以死哉

孫孝子傳

趙貞吉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世系綿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歴官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項以御史上其事旌為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也孫孝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詞而不屑為舉子業談經濟之畧而不營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

事器識出行輩人上故有盛名於鄉矣當正德己卯奉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聞即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魁已擒因改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時遂賻其兩耳當是時陽明先生哀孝子之悲憤而為文以弔忠烈曰公為忠臣公之令子為孝子故世之稱孝子者自王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壘哀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有一莖九葩之芝生於墓左矣久之上念忠烈之事録孝子入禁衛孝子乃與

其弟墀陛約曰終天之痛已不可為吾以未死之年奉
聖善之養似可勉竭也纘先緒而酬國恩其在二弟乎
始治宣武里第率二弟以奉太夫人者無不備明年嘉
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嘉魚李公嘉其
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於京師然孝子則痛其先人之
烈也又自傷巳之不可離親以有為也故斂其果毅之
氣恢奇之才精絶之藝惟思親怡母之為計沉抱幽懐
默以待老不復顧世之知我矣獨時時事翰墨作為恠

石幽香寒英奇嶠遠水滄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寄情若此止耳室尠媵姬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家振振聚美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志日孜孜焉孝子嘗自叙曰先人之變期一慟而死此殘年者為老母留也其言悽絶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也若休其於世也若暫寓而寡儔其於名利若不可與謀其氣素剛其言素莊其在太夫人之前則氣和而言柔矣是時孝子漸已耆老二弟亦皆貴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

孝子旦夕率之為嬰兒之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偶有訶責孝子必長跪於前觧之音辭惻愴故太夫人即瞥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每哭忠烈忌甚哀孝子率闔室助之畢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平諸子弟徐察孝子所獨居處嘗有淚痕宛在枕間終不令太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六十七而太夫人始捐館孝子毀甚初孝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縮於水漿故逮極尩憊烈烈不可奪旅次錢塘一夕隕石於

江湧水溢舟衆共訝之明日孝子以不勝哀卒於旅處嗟乎若孝子疇昔所自叙之言信矣柩前之卒與殯前之贖盜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解於中而卒能不食其言以成其純孝也歟

論曰歷選古之孝者五十而慕自重華以來或有之矣然未若孫孝子之於二親哀亡養存各極其情若此之至者也抱茲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子矣

節婦淩太安人傳 李攀龍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焉在其為天性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緫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始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饘粥供養如姑意罵詈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産之睥睨而貌諸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

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㢃歸寧禮以自絶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刼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衰經而猶未置焉至令斷髪毁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若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為其子以婦為其子之孤以婦目為以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

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觧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子舉産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絶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老可族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立子今聖天子下明詔髙厲行見褒朱輜而守建昌者孤邪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

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李于鱗傳王世貞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内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歴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

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
影相弔也旦絣纑不足以資修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
師為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
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髫戱交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
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
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
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
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

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楚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復求高以陰操

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腹靡言閒溢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歷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

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無害
而其文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
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為名計出曹鸁馬蹩躠
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
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
弟畜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
片言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
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

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至大將俄出守順德
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恭韝
鞠脃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具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
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于
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
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
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嵩嵩自洗濯勤於大要
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鄰郡嚴事

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媮志嘗𨰕馬牧地並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濰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傅於沙河邯鄲界中寛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廵司黄榆嶺為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滿三載贈父寶如于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

政于麟謂陜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麟使屬文于麟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麟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為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麟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麟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挹鮑山曰宅無所滷吾目也繡衣

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宅文益工不踁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廵撫伺于鱗間廹起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

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常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使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推亢為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

盧柟傳王世貞

盧柟字少楩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檴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㸨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為人跅弛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駡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

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柟吾旦過若飲柟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蹈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卧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為傖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柟者為柟讒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亡何柟

于掫其役夫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强枏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隕事聞令令色動曰喈衆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死狀當枏抵坐獄具上報可枏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毋敢為稱寃者而會枏鄉人間當侍飲不遜枏目攝之去已來為獄吏夜縛枏格箠之數百臂踵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攜書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居頃之盜行剽迫枏父自剄死燒其

盧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柟固已壁立矣令亦更悔前魚
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寛柟拳有所讐詩辭呼使從獄
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濬為大官事益觧
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擕柟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
乎冤哉盧生也及柟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冈囹從
千古哀湘而弔賈乎陸光祖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濬
令至則首為更爰書上諭嵬薪輸作三歲盧柟既出獄
家益貧乃為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方留滯鄴柟走

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竒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枏枏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嗚毫颯颯條忽而為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卑發駡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枏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槖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婦囁嚅咎枏不顧曰天生盧枏為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伾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枏所著集若干卷枏故亦慕稱世貞嘗

為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逹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為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畧曰余跡盧枏所遭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祟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為賦若兹乎哉即盧

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槩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夭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枘而室哉枘既以别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為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毋所遇還盍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文衛山小傳　王世貞

文衛山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云故丞相天祥裔也避

其祖璧諱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十六而父溫州公林歿於官郡寮合數百金賻先生卻之曰孤不欲以生汚逝者既服除補諸生下帷讀書恒至丙夜而以其才旁及諸技文及書繪皆精絕先生所嚴事故吳尚書寬李太僕應禎沈周先生而友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吳徐工古文歌詩吳又能書李祝工書祝又能古文歌詩沈唐工繪事又能歌詩而皆推讓先生以為不可及先生小隸師右軍父子古隸師鍾梁畫師龍眠吳興尤精絕

詩得中晚唐格外趣獨於文取達而已而其試亦不利久困諸生中甫貢而臺使者薦之試吏部得翰林待詔預修史史成賜金幣時故相楊文襄公張文忠公皆貴用事爭欲客公而公不往亡何致其事歸先生歸而以翰墨自娛造請户屨長滿顧所許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即強之竟日不倦其他郡國守相貴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寶里門外不能博一赫跳而先生所最不輕許者藩王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蓋正德中寧

邸以厚幣聘先生固謝不肯往末幾寧敗天下稱之先生暇則一出遊近地佳山水所至奉迎恐後居閒客過從焚香煮茗談古書畫彝鼎品水石道吳中耆舊使人忘返如是者餘三十年年九十而卒卒時猶為人書志石停筆翛然若蜕化者人以為仙去不死也余故嘗識先生今像最逼真

贊曰先生之才以追書繪庶幾吳興所獨勝者高蹈蚤引卒完厥名先生之詩以逮壽考小喻務觀所尤勝者

不以文事受役平原能使吳雅能使吳敖能使吳重誰言不用不用之用斯其為用

江山人傳 汪道昆

余觀作者之汙隆一稟於風氣自漢下逹則縁世屢遷譬之㫤日卒於不振明興驅左衽而反之正藝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軏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産而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其强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

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於先
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閑輿衛皆上
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
一意修辭嘗讀史慕太史遷為人作而嘆曰丈夫不能
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為遼
東豕邪於是操舟東游登禹穴入浙觀海潮浮於五湖
問闔閭春申故址遂杖馬箠之秣陵朝故都焉入郢聽
歌郢中望高唐泛雲夢而下其游知交傾東南之美矣

比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驩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胠篋發笈喜人彈射其文尤能推轂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即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為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為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遺餘力葢天性也客見山人具槀若干卷請曰自民瑩號郡中而多士嚮應願揭旗鼓徧示之山人謝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已者世儒紛紛

務懸書以侘海内何為哉𤩽徒誦法古昔自託於無能之辭柰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巳之短邪客退語人曰江叔子猶務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豪舉耳

汪子曰山人善聲詩尤長於古體夫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予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習而陵遲於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為盛夫持漢之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為朴而體益卑卑猶之

秦人聞新樂端晃去之乃拊缶嗚嗚為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於杜陵及為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取裁晉魏行年五十猶亹亹不衰千載而下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顧予材薄無能為役山人方時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查八十傳　汪道昆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之

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述也查八十名鼐休寧北門人也字廷和鼐父珂母劉氏母夢靈龜入卧内遂有身既而生男會大父華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賈起家鼐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嘗過毘陵倡家鼐為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侂鼐目攝之鼐怒祭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彦明一時俠少若工師即善彈盡出山下鼐奉千金為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

山法鼐卧起服習日夜不絶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嘆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為郎君師於是乃過故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以為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鼐愈益自負事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踘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鼐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曰鼐猶不免於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鼐乃緩一切仍專事琵琶既托賈而游所至人人親鼐之吳趨祝希哲

揚君謙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為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人召鼒鼒語使者王能客鼒鼒來不能裹足逝矣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驩實得意以倡幸鄢陵王且盩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既聞鼒名私事鼒鼒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客資居七年事鼒唯謹得意請得倫箕帚妾幸託終身鼒謝曰鼒即窮身顧自有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逆之鼒遂留鼒辭使者及愍王弑鼒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從堯執贄請業

鼐笑曰即得富家翁為弟子鼐將鬻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伎鼐且老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為清彈諸美人無知者安民媼年七十瞽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為者既而知其鼐也起為按節相視以為知音鼐還休寧未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為言鼐嘆曰天地樂我以能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游延我以聲譽於我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邪日從諸少年游闘黄雀樹花木鄉人王仲芳陳

達甫亦時時過之
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夷部樂耳鼎獨以此稱絕技其專一之效與先民或以蒐稗為美博奕為賢有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視鼎詘故倡何異焉彼以匹夫而拒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且羞為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鼎其人乎
七烈傳 汪道昆
汪伯子曰吾宗著郡中久矣無論丈夫能也即女德亦

往往聞焉自余有知以來近屬以烈聞者七或自吾宗以死或死吾宗大較相後不過三十年相去不過三舍余所覩記豈不較然著哉乃今有聞有不聞則所遭者異也余懼其終不聞也故為之立傳並稱載之

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永錫松明山人家故貧傭人賣餅為業娶草市孫氏頗甚莊居數年永錫病瘵及病革永錫蒲伏據牀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於今顧天授嘉耦以咎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痛哭曰君即

不諱竊計必大事畢而後從君嗟乎君言貳妄矣九原不察寧詎能明其不貳邪妄寧早决以信君心無問後事永錫執孫手曰子言及此我無他腸子姑待我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飲藥先永錫十日死葢己丑冬十月上旬云其後二十五年吾宗有死鄭玂者

鄭玂長齡橋人汪自信行從居長齡橋而汪天貴女歸鄭玂居數月玂客死廬州女聞而痛絶者三誓必死會

姑病女飲泣事姑姑亡女求自盡家人日夕護之不得間癸丑正月六日家人悉出觀燈女夙已紉襚衣自經死年二十耳又二年有死謝湯者

謝湯病狂人也娶潛口汪柳浩女湯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侈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湯父珩幽湯別室中女大以為憂伺湯衣食唯謹珩稍觧乃寬湯會倭寇薄我郡中走寧國鄉人爭入黄山避寇過湯門湯跟蹌從衆人行旋出境迷失道倏

人捕湯諸太平縣以爲倭也掠殺之無何子又死珩察
婦必死則遣季女與之同卧起毋令自裁女伴以其私
告季女曰夫死子死我柰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然
防稍解會門外水大至幾及河梁女鑰户出門詒季女
覸水出門則授季女鑰投水中丙辰正月十七日也其
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淑人出𨒪黄程氏謚忠愍贈光禄卿汪一中妻也忠愍
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淑人從會閩廣流賊入江西吉安

告急忠愍勒兵禦賊戰死之訃聞淑人輒投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井中泣諫曰主不幸死長郎君遠在太學諸幼方襁褓其誰歸主喪母必欲相從何汲汲也淑人乃强起治喪事日進米不盡一合匍匐奉忠愍喪歸至之日遂不食長子歸奉饘粥長跪請曰祖母在春秋高何忍見倍母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徐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母下拊庶孽孺子任之即母不幸以疾病終孺子惡能以此留母且而父死國而

母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越五日死辛酉八月朔
日也有司上其事詔贈淑人立祠城東從忠愍以祀其
後五年而鮑氏死
鮑氏西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下賈家苦不給鮑
事舅姑無所失即身凍餓鮑安之甲子應宿負疾還鮑
為之延醫不遺餘力應宿自度不起私告母曰婦從兒
十年勞苦極矣兒即死幸擇可者醮之鮑聞之而深自
傷乃徧謁宗人為應宿乞喪具有頃鮑語應宿曰君獨

與君母言妾聞之矣妾知從君以死不知其他君母嚴他日懼不得死所君之喪具既具妾可無後顧憂妾請先君其待君地下蓋先自飲藥危坐正寢而終乙丑七月二日也越三日應宿死其後二年為隆慶改元死者二

方氏北山方渭女也女生二歲渭從母黨許聘稠墅汪鳳時後十五年鳳時死女輒斷髮絶粒必從鳳時父母諭女百端不聽鳳時母遣家媪勞女女語媪曰毋多言

我生死則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視我我其猶可須臾無死從姑以歸不來吾不夕矣旦日姑至諭女如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母父母一也顧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即奉姑以終天年我死不後姑察其不可奪也遣車逆之比至墓姑褰帷視車中業已經死遂合葬

李氏生斗閣梁年十九歸潛口汪應玄為繼室應玄病瘵三歲李奉湯藥謹事之病殆應玄謂李曰若年少我

死其宗若何李應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君在與在君亡與亡無二心也應玄伏枕頓首曰幸甚李於是歸辭父母母治具飲食之李持飯一盂終不舉箸既而告母狀母爭之彊李拂衣就轝不反顧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部署中外財產名二子悉分之無何應玄死斂畢李哭之盡哀尋閉戶自經覺者啟戶入賴不死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依子婦白首稱未亡人宜無不可何死為李佯應曰諾日暮遣守衛人出就食戒女奴曰

第鑰戸我困甚幸得少休食頃縊卧内死年二十二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近所概見若此遠者可知其亦風教謡俗使然抑天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孫鮑以貧賤著信程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

贊曰昔在嘉靖風教洋洋迄兹更始引而彌光皎皎孫氏倔起窮鄉一言自决先夫子亡有美二姝嬪於著姓

生也不僭死必履信燕爾新昏奄忽同盡狂夫冥冥自湛以殉淑人不食甘節如飴松明同軌厥有沙溪婉婉處子兟兟繼妻齊心赴義響應昌期誰謂為彭有如駒隙誰謂為殤令名無斁比事屬辭載在宗祏敢告公宮女之司直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發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三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二

莊節婦傳　明吳國倫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胥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

乎夫管仲父之舉寗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為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槩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為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屢絶復甦久之為舅姑所

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為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毋從更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為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舂私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姒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姒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為將受婿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為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實

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甘死若飴茲不凜凜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君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

炊將熟即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户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内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黄而體瘠

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蔴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撿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没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産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皷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九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四十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三

贈光禄少卿沈君傳 明 徐渭

青霞君者姓沈名錬字純甫别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驁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絶謂為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

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卒得詆徙
茌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歴錦衣衛以課奇庚戌冬敵
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議
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婞婀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
趙公貞吉歴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
之君遂亢聲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
以西護陵寢遮敵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
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

官徒保安為布衣以驥奇當是時君懐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工乃削木為宋丞相檜象旦暮射捶之隨事觸景為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懐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敵殘掠而揚順者方握符鎮宣大敵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敵退則削漢級冒以邊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竒搆君及甲寅敵復入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患結客以破敵或散金募土人豪宕

者為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
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為可以叛搆君遂與御史巡宣
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
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
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逮順楷
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
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藉
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

者君得贈光禄寺少卿廕子一人令上立一年襄復疏
鳴究順楷坐死上感君戇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閲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劒小
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
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
酷無以表烈忠令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
結髮廬越山至入仕放至居塞垣其特竒行多甚言之
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

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
鄉人為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洒
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嫗相歡如初迹君所為
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旁人
人為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
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賓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
耳然兩公者率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為屈原弟子原死
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

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程烈女傳　屠隆

烈女姓程氏名菊英開化人幼淑慧知書容貌端麗髮長委地光采可鑑雅修梱内之德里人張氏子委禽焉青陽富人兒徐生者心慕程氏色求婚其父拒之曰吾女業已許張氏徐生即富義不可易也徐氏百計圖之不能得賂卿大夫之有權力者言於督府督府檄下郡縣猝圍程氏時程氏父死矣父死之日嘆曰吾女不

辛為勢家所逼脅而吾又無祿即世脫不諱吾女以死持之不然者吾不瞑九京至是卒繫程氏母若兄而刼程氏將婚於官母且行且泣而回顧曰兒幸無忘而父垂死之言程氏曰大人勿憂兒兒不難一死以報大人白璧可碎不受瑕矣五百懸車於門促程氏就道暴甚程氏盥櫛罷更衣盡縫其衵衣而外束以帶甚固懷短刀焉呼其嫂曰妾不幸不能卒事嫂命也詩不云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妾不忍偷一朝之生而貽萬世羞家

有老親幸善事之嫂涕泣不能仰視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縣官鞫之曰爾業許婚徐氏父死而背之者何其兄曰許張氏非徐也縣官曰有徐生尒安得張氏徐生富而為人雅有文彼且以督府命求婚其誰敢不聽婚則女生而家完不則女死而家滅尒第疇之曰大運苟終死爾毁行以從人滅大節而偷生仁者不為也為人上者將綱紀是修而棄之何以令也以督府之威加於一寡女子乎縣官怒命行刑慘毒備至不為變程氏行至

半途謂侍者曰去入城幾何侍者對曰十里程氏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死少選天地晝晦風沙障人如傷烈女冤者五百大驚啟視輿中死矣輒白縣官官大悔曰吾以勢家故而殺一烈女乎命禮歸而塟之屠子曰人死則穢蘭死則芳若程氏人耶蘭耶烈女不幸死強暴而又生太末西鄙無鉅儒名賢為之表著幾於汶沒嗟乎蘭彼豈為人而芳哉

王孝子俞烈婦傳　劉文卿

王世名字時望婺之武義人其先未知所自性聰敎年十七從師韓光濟治業馬持糧游他境萬歷四年父王良四十三爲仇王俊廿六所擊中要害死世名馳歸則就木馬世名不及訣且未斂器也痛欲絶念以狀聞郡縣抵其罪法殺人者死然不診驗不成殺也世名抱其母泣曰吾安能殪仇而不暴吾父乎族衆遂得請入仇產因涕泗哀呼爲寢其事亦不欲傷母志也於是繪父像已持劍於其側問之則曰古人佩劍自礪吾薄飾以

侍乃翁不亦可乎跪起號慕服闋不輟三年補弟子員謂其妻俞氏曰吾以儒服見先人汝其謂適乎吁嘻哉慶者在屋弔者在堂俞習其所夂怦坎聞之憮然而未有以言也時仇亦來會世名攬涕接之亡何而生子狂喜大舁謂俞曰婦知是何等兒也吾不能復須矣大飲達旦終不能徹示於母知我有所必死而哀阻及也哀阻則事不就九年正月遂斬其仇於蝴蝶山下叱劍而號衆曰仇殺矣余惟不能愛身而濡恥也族衆嗟咄觀

者如堵名神色自若歸報母尋出其所受讖仇産租數
與其手刃仇者以聞於縣疾走入獄武義令呼曰子出
矣吾將置子於別所上狀於部使者竟以兩令質之金
華令曰俊廿六為殺生父者宜伏歐刀然殺不在生生
為報非為殺也誠得而父傷者吾焉不能捨勁烈之士
哉令出坎馬辨之世名大痛曰余固欲受辭殺也以至
於此苟自戕伐吾父當被害時寧不能見賢令耶仇母
用名誅矣朽骨起於修夜發掘見於後嗣吾曾不能軼

絕曹娥而幽掠吾父也令令之歸侯再訊焉則陰令將其父棺以至因以減死論世名望見父柩遽以頭擊石血漬殷地大呼曰父不再辱余不再生嗟乎余欲一死不得矣光濟知其志不可奪進曰宥善人者君也寶藏𤓰者名也即令決於君前不如緩哉君止矣兩令悽𣪺去之父喪以故得全時邑里皆臨無不悲咽大號是夜持母泣曰子之命也夫義不危親孝不毀性死父而失母其何能為九原可作能無懟乎遂屬其妻與子於光

濟閉唅不食死猶懷其父主祏云先時生入仇産嵗得
租變值封藏之仇饋則拜語則諾也連牆而居善自匿
以故仇不為備其自鑄劒私獨銘之曰報仇曰夫差爾
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妻與母莫之識及斷其頭顱而出
之時年廿一子宗禹嗣劉傒如曰天性之於人湛矣安
丘捐市辱之生趙娥略夫家之等斯以纖芥發憤帷袿
立懦者哉放此為報而需時日以斷凶慝者無或激焉
要其磨志繪俠後嗣逢生乎而不憂固足以暢其往懷

而欲惜此委蛻倖為全人霜介之志未之或知也世或
軌以他衷嬰燕人之悲慕效牧豎之殘照斯君子所以
無從容也周禮曰凡和難父之仇則避之海外亦以謹
避善良直情彰枉追夫姦軌竄迹借交斯宏則夫暴骨
定情矯徒無所仁孝之士其能忍乎用斯自殉古今同
嘆是故郅惲出篣卒為漢良輿情不闇惡可格之峻文
三代所以成其明誥也嗚呼又可已哉
王世名妻俞氏武川俞源里人父聰為後母所鞠性惠

婉娩燼有修容年十七歸世名時舅已斃於仇見其夫怏怏不寧問之故不告曰我兒女子固不宜知君然君行婦自同此遂以夫有所閉也而置之心識其為舅恨也世名有所居客室每戒其至輒理香孥跪其前誦所彙忠孝編俞一日偶見之則泫然淚下曰君固惡其謀及婦人耳敢不重閉乎世名於是食舍肉俞謬之曰子豈為大士也者以為織其戒體哀毀而瘠母何賴焉然終弗之奪也明年生子宗禹夫祝曰善視我兒先君其

不餧矣俞心諱其說時仇以慶事至室生退而目之曰彼遂偃蹇者不食麥矣俞益用驚念然以其夫非實不先白正月世名遂斬其仇以歸婦姑相視駭愕世名曰孤之生也獨不得刃父仇逡巡數年所以不告母若妻者以有手讐之心吐之則衆止我衆止則泄令長棄母矣我為不孝子而妻為賢妻善事姑以卒我志遂就縣械故事因親家屬無有令不拘而舍之故妻與母皆從焉俞哀謂生曰梁氏妻能自毀夫與之偕隱余偕子死

不難為也生曰母老子弱王氏成敗其在汝矣俞悵然
曰請以三年勉為子留越此余不能忍也生俛首不答
淚數行下俞於是絶而甦者四世名竟不食死俞復不
能食韓生與媪弔其廬使媪譬之曰前與生言而忍棄
之不祥紝舂之寄若姑能任之耶視汝呱呱者何如耳
乃就食屬姑病乃輟哭內哀嘗醫藥媳事如生事焉不
解結襘者數月俞三年食息於柩野瘠不避也有伏棺
扞火所不足為者一日姑叔議遷柩於外槛俞大慟曰

死生異路故他適耶君内吾内而不出君出吾出而不
内矣吾與生言此其期乎遂盡移其簪珥橐裹馬以遺
藐孤絶食數日就姑拜焉曰令以五歲子頼姑而姑固
長年撫之也理笄拭鬢死於棺側時年二十二鄉里無
少長皆奔號之是日雨雪交涕山川縞㝠弔者無不哀
慘執宰以事上天子賜賻三十兩宇祠一區令後世追
思焉劉僎如曰巾櫛以之有實無二夫經不慮倉卒辛
全則名虧齒劍則節壯時葢不可已也俞氏之於長懷

盡矣而立孤下報三歲幾何道韞之優游會稽有以也

王郎以難殖生世名以仇致命安否蓋大異焉侍慈哺

幼待盡以踐前諾又何愧耶觀夫司敗自東泣血為期

骨肉之際諒乎興其烈思壯哉以哀滅也

贊曰玟珉同穴夫婦剛烈怙戀仇分身摧慝設栱木懼

侵冗回潛默三歲室勞厚儀毋揭蕣邑哀泆翔陽徼滅

熊虺朝俘兩奇繼殛夫非名浮噎愴病骨雲闇天迴怯

夫壯律

歸烈婦傳　歸子慕

歸烈婦者太倉陳禺奭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喪畢爾自歸與母居養爾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死婦哭之顧床頭劍拔劍欲自裁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曰趨

市棺我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謂母曰兒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糜進不食則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旦暮死將懼然見君獨吾母老無子嗣子又亡走於外惟吾與姊二人而吾姊者勢不能相收吾又且死使六十歲之寡母窮無所歸是故悲也含尸以玉珥留一自含曰九泉之下以此為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死不過一時痛耳吾旦暮之人適使

吾無後累遂母子相對縫衣衾治殮且市棺善世死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周氏十九嵗喪夫無子執志不移事姑以孝聞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兩大人皆老新婦年少嵗月遥遥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死决矣退而復自語曰吾今日惟知不給夫以生何心為名母與姑皆毛出從姊妹也姑謂母曰

吾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母出棺釘盈握錚然擲於前曰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於床喉間聲如鋸母堅塞兩耳卧嚙被流汗他嫗救之復甦張目視救者頻顣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婦寢以被蒙頭伺人去仍以被裹衣為蒙頭狀朊身縊死其辭舅姑也襲衣其縊也以殮服時萬歷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也婦之初欲死也勸者曰盍從爾夫臨没之言乎婦曰臨没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

年少無子而獨自居守吾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善世為人質直無隱情每自知其短刻意自將輒曰我不知何自能好數為其婦稱古義烈事贊曰烈婦於子為從子婦親見其事故得而詳著之善世初死婦激烈欲死及母聽之不為禁家人簇簇私語咸謂不可留乃更小緩縫衣裳製襚𧝐與諸親相勞勉款曲如平時初絶粒矣臨浴乃更啜粥家人又簇簇私語曰今食矣婦自若也死而樂之綽有餘裕其母之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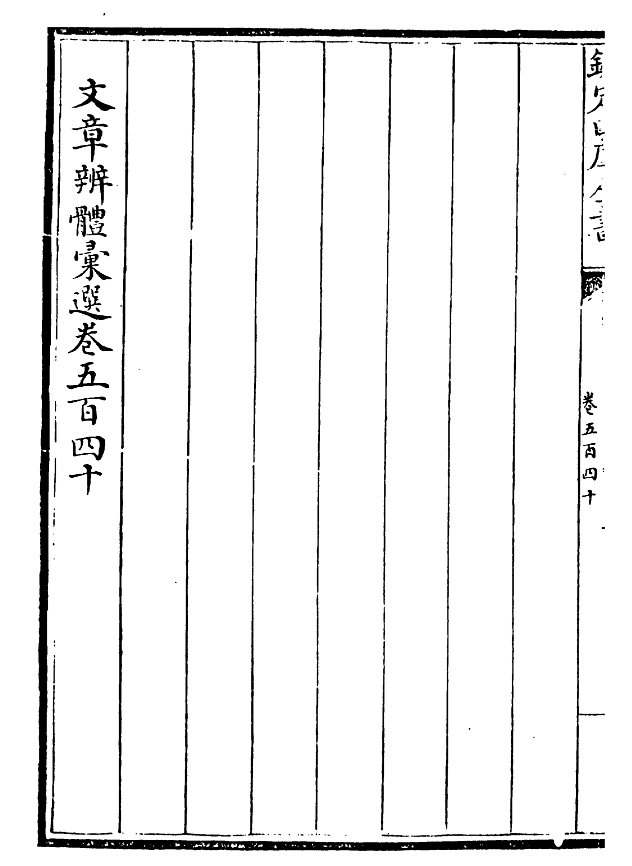
决蓋丈夫不如云

黃翁傳　王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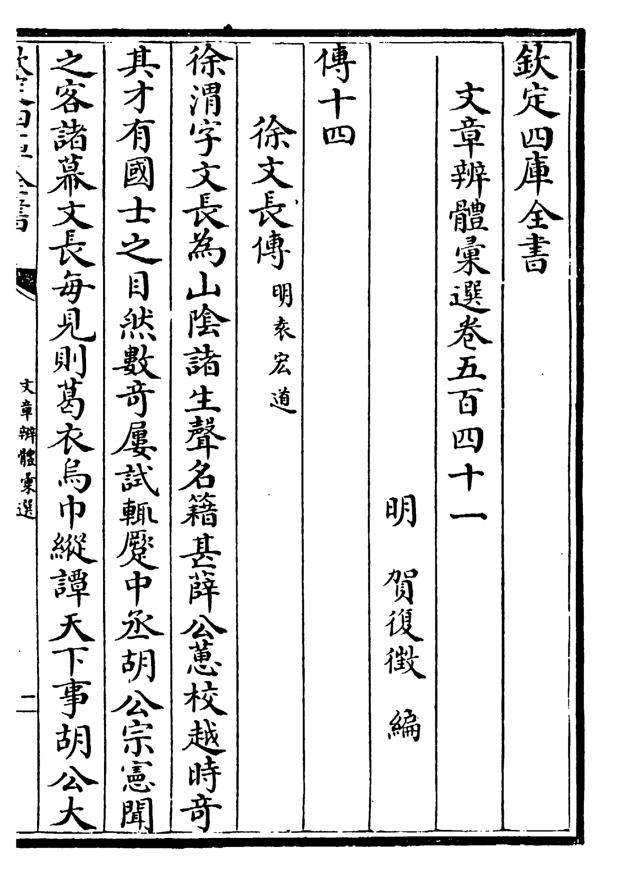
黃翁名懷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爲尤凡其國土所産與他邦之産若魚鹽貝錦竹箭橘柚筐服纖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於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爲美宮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彬文彩風流甲于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士人又多靈智能以其意爲贗物衒鬻射利售

者往往受其欺黃翁能為人辨析剖證指説好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博通於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故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邸中書見朝廷遷官晉階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其人為御史則曰以其器進其人為監司則曰以其圖入由是夏王之

彜石鼓秦經圖史丹青玉檢金匱之書棼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彜金石圖書為金錢貨賂爾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草木箭之質多憔悴糜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不憔悴糜爛者莫古鐘彜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彜金石圖書而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鶴為媒而香為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實於世以高潔清遠舍是為媒餌於人間鶴與香奚實耶黃翁謂余言良是并入傳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四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四

徐文長傳　明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蹷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

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麯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鳥魚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

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

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携錢至酒肆呼下隷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録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掘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長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張聖清傳

陳繼儒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嫺經術神阿熊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鷗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窺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毋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

延顔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姪睱如良友巧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為嗟讓涕泣引諫瘖祈改絃七澤公廉于官君鮮餘鏹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貿貸應之否則惘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絶不見縱情誕節亦不聞以雌黄堅白鳴至於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亡逐走于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為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

摘録異書不勝紀搆竹安齋又搆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閒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倣陶白詞亦不減柳七郎規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罍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遊而君獨時時入東余訪余揚搉典墳討論桂木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墮二齒

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授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為十八澗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旃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㑆匝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捥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于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録錄云擇偕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産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

杯觞則以遺眉道人為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淚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槖恥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蹤跋名場三戰三北雖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啖名不市交推重於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岸幘絞衣彎弧學射于山中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

命脆蛛絲蚘同蜩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顒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皷柮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為彩雲隨風飈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姸也幽姸予别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拜三酹酒洒泣而後行

白雲先生傳 鍾惺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黄石街人也所居

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履為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遍歷三峽劔門之勝登峨嵋馬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

紙於扉為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楙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為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内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

子倉皇出覔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略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弟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工部閱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覯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録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為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

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為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遊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況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爨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為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

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李温陵傳　袁中道

李温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為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為姚安太守公為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叅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

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為政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叅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遺餘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携

妻女客黄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越剔膚見骨逈絶理路出為議論皆為劍刀上事獅子迸乳香象絶流發詠孤高少有酧其機者子庸死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為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裾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

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臭味其所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所讀書皆抄寫為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讐校肌襞理分時出新意其為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兎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絶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

日惡頭瘡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於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可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

州又會當事者欲刋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匈匈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來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

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尺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掖而入卧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寘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

翁何所求遂絶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爲之大治塚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録遂裒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微於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

理障太多名心大重護惜太甚為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為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於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慨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於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於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為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

稱為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於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抵敂譏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窾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為得罪於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為史馬遷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遊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

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即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與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攝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

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駮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雞豚羊魚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朵頤則謂公之書謂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蚤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為人

真有不可知者本絶意仕進也而專譚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氷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絶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於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宜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

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淚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榻勝巳趺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稽叔夜視鍾會如奴隷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味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啣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理照溷俗若就圄圄嘶㭊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之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於易大有得舍亢入謙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

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溪語録其類多不可悉記云外史袁中道曰公之於温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為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輙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絶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汩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

不爲人屈而吾單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顧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顧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籍不顧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顧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譚聞其既已髠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小青傳　支如增

自杜麗娘死天下有情種子絶矣以吾所聞小青殆麗娘後一人也小青讀牡丹亭詞嘆曰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悲夫真情種也爰作小青傳小青者武林某生姬也家廣陵名玄玄字小青其姓不傳姬幼隨母學母本閨塾師所遊多名閨故得博覽圖書妙解聲律兼精諸技每當閨秀雲集茗戰手語姬隨變酬答人人自失十齡時遇一老尼口授心經一過輙成誦尼

曰是兒早慧福薄乞隨予作弟子即不許毋令識字可三十年活母難之十六歸生生之婦奇妬姬曲意下之終不恱偶隨婦遊天竺婦問西方佛無量世多尊禮大士者何姬曰以慈悲故耳媍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從之孤山别業誡曰非吾命郎至不得入非吾命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往生亦不甚相顧姬悽惋無已有某夫人者時從姬學奕絶憐愛之而姬性好書向生索取不得數從夫人處借觀閒賦小詞自遣對佳山水有

所得輙作小畫生閒之每索卒不與姬又好與影語斜陽花際烟空水清輙臨池自照對影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輙止但見眉痕慘然故嘗有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悲哉妒婦庸奴都無可語徒向牡丹亭說夢耶一日從姆登樓船某夫人亦在坐時同遊女伴見兩堤間遊冶少年馳騎但指顧相謔姬獨淡然凝坐或俯清流轉眄而已某夫人曰昔太白舉杯邀月對影三人惟太白之影可與太白飲亦惟小青之影可

與小青對耶時婦已醉卧姬頻覷媍低語夫人曰太白仙才小青怨女故自不類三閭大夫索知已不得索之雲中之湘君妾又索湘君不得索之水中之影耳夫人曰子悲憤無聊政類三閭生亦類楚懷王顧不知誰為上官大夫也姬黙然夫人曰以三閭之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此太史公憾之矣姬曰此三閭之為三閭也夫人乘間向姬曰此舟有樓汝伴我同登比登樓遠眺顧左右無人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虛過章臺柳

亦倚紅樓眄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曰子誤矣平章劒鈍女平章利害耳少選從容諷曰子既閑儀則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刹國中吾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娟即善遇子子終向党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為徒供

羣口畫描耳夫人點首長歎相顧良久泣下沾衣徐拭淚還座夫人向宗戚每談及之無不咨嗟太息云自後夫人從宦遊姬益寥闃遂感疾殞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謝婢出擲藥床頭泣曰吾即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杯鴆斷送耶乃貽書其夫人曰闊頭祖帳迥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嘘寒如依膝下縻身百體未足云酬姊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

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鬟偷近即側將無似姊於時角彩尋觀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達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棲狺語哮聲日馬三至漸乃微辭含吐亦如尊吉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菩心餓狸悲鼠此直快其換馬不敢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往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

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謖謖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朝淚鏡潮夕淚鏡汐今兹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間絶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懽淹無乃非達妄少受天顓機警靈速豐兹嗇彼理詎無雙然而神與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

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刼耳小六娘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絶亦是鳥死鳴哀其詩集小像託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緑陰牀髣生平於響像見空帷之寂飀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從此永辭玉腕珠顔行就塵土興言及此慟也如何書成未達疾益甚水粒俱絶日

飲梨汁少許然明妝治服擁襆欹坐雖數暈絕終不蓬垢偃卧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之師易一圖進姬曰神是矣丰采未流動也昔杜麗娘自圖小像恐為雨為雲飛去丰采流動耳乃命師且坐自與老嫗扇茶鐺或檢圖書或整衣褶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

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潸潸下一慟而絶年纔十八耳時萬歴壬子歳也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蕋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踉蹌來披帷視之則容光藻逸衣態鮮好如生前不覺長號頓足既檢遺詩及像又一緘即前寄某夫人稿也讀之敘至惋痛生狂呌曰吾負卿矣嘔血數升婦聞恚甚趣索圖生詭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兹絶矣悲夫楚焰誠烈

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猶幸第二圖其烟戚有購得之者而姬臨卒時以花鈿數事贈老媼之小女襯以二紙偶為好事者所見則皆姬手蹟字亦湧滅細閱之得九絶句一古詩一詞殆詩草也然題亦不可攷嗟夫姬信情種命題亦當有致惜乎其不可攷也雖然詩且不全何有於題而更有遊姬别業者於壁間拾殘箋數寸許有字云數盡懨懨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亦姬遺墨蓋南鄉子詞而未全李易安工

為情語不逮也而世所傳僅此併寄其夫人一絶及一緘耳嗟乎麗娘幀首數言便足千古亦何必吐盡奇葩供人長玩耶不然朊小青臨卒不以花鈿贈人而彼畫師傷照落筆便肖則遺照殘箋且盡歸妬媍刼火又安得桃花一瓣流出人間也哉